

行政院所屬各機關因公出國人員出國報告書
(出國類別：語文進修)

赴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進修語文心得報告

出國人 服務機關：行政院新聞局
職 稱：秘書
姓 名：張惠君

出國地點：美國
出國期間：89.8.16-89.12.16
報告日期：90.3.12.

行政院研考會/省(市)研考會

目的

由於會計年度的調整，此次語言訓練進修計劃成了有史以來進修期間最短的一次，局裡亦對進修地點做一調整，從美國首府華盛頓的美國大學，南移到僅次於阿拉斯加的第二大州--德州，在這「孤星州」(The Lone Star State)首府奧斯汀，展開為期三個半月的語訓課程。

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是一個龐大的學校，不僅是學系多，人數也多。職等奉派就讀的是該校的國際事務部 (International Office) 所設之英語學習課程(ELS)，該課程分為兩類：ELP(English Learning Program)及 AEP(Academic English Program)。兩類課程相仿，惟兩類課程之目的及型態略有不同，ELP 著重生活英語及美國文化，而 AEP 的對象是以預備在美攻讀碩博士學位者為主。每週將近二十小時的上課及繁重的作業之下，全面加強英語能力，這是進修課程的主要目的。

過程

局裡已擇定我們選讀 AEP 課程。經考試分班，我被分在

程度最高的一班。班上共有十二個人，來自墨西哥、委瑞內拉、哥倫比亞、阿根廷、俄羅斯、波蘭、土耳其、幾內亞及日本，其中來自中南美的佔了半數。據本班導師表示，這一班的特色是沒有韓國人（在德州大學內，來自印度及韓國兩地留學生是人數最多的族群），來自同一國家的人不超過兩位，而且程度相當高，對於教學及學習上有極大的好處。不同國家的人在英語能力上有不同優勢與劣勢，西班牙語系的同學普遍閱讀速度快、字彙多，但發音上 T、B 不分。除我之外，班上還有一位來自台灣同學，我們被公認發音較為正確、音調比較自然的。對我而言，與來自不同地方、不同專業領域的同學一起上課，學習聽懂不同地方的口音，彼此學習對方的優缺點，這是在國內學習英文無法獲得的經驗。

課程共有四種，「聽、說」、「閱讀」、「寫作」及「文法」。

John Duke 是我們「聽、說」及「文法」的老師，同時也兼導師的角色。他年約四十，教學經驗豐富，深知來自不同語系外國人的口音會有什麼缺點。他精通俄文，曾在聖彼德堡住了五年。他也是個民主黨及希拉蕊的擁護者，大選前經

常在班上暢談選情，投票後又一再說明前所未有的一切選票亂象及最新發展情況，雖然班上部分同學對此頗感厭煩，我倒聽得津津有味。

在「聽、說」課上，John 每週出了各種題目要同學在課堂上發表演講或報告，如「自我介紹」、「電影介紹與評析」、「統計數字比較」、「模擬助教講解課程」、「即席演講」等，最後每位同學針對自己的專長發表專題演講。由於在美數月，經常被問及「台灣是中國嗎」、「你是中國人嗎」此類問題，因此以「Taiwan v.s. China」為題，作了報告。報告完後給每位同學一個小考，五題的是非題，前三題與我的報告內容有關，後兩題的問題是「你的國家與中國有正式外交關係嗎」、「你的國家與台灣有正式外交關係嗎」。雖然全部的同學中只有薩爾瓦多與我國有正式關係，但有趣的是，幾乎所有的同學都認為他自己的國家與我國有正式外交關係。其中來自幾內亞、爸爸曾是駐法大使的 Alfa 說，他的國家在亞洲只有兩個大使，一個在日本，其他的亞洲地區均屬駐在北京的大使管轄，所以我們有大使，表示我們兩國間有外交關係。當我向從聖彼得堡來的 Masha 說明我們之間沒有正式外

交關係時，她一直不相信，不斷強調他們與台灣一向友好。

「文法」課，當然是一門枯燥的課，但在 John 的魔力下，呆板的規則竟也活潑起來。班上的同學普遍程度不錯，只是各人弱點不一，在學期過半，同學大夥兒熟了起來後，John 要求我們個個變成「文法警察」，在抓錯和被挑錯的互動下，每個人的文法錯誤日漸減少，主詞和動詞的單複數不再不一致，假設語氣也能運用自如，我想這應該是歸功 John 的策略成功。

「閱讀」是一門令人緊張的課，老師 Erick Scheun 從第一堂課起就繃緊了每個人的神經，從事多種訓練速讀、增進閱讀能力的活動，他的花樣是所有老師之冠，作業也特別多。也許因為他有個日本老婆，或是他的祖先來自德國，他的教學態度嚴謹，井然有序，每堂課必有一張課程進度預定表，高度要求同學不得遲到，每次上課必定一一點名，但是對於天性慵懶的拉丁人似乎起不了大作用。課程的內容包括速讀訓練（測量閱讀時間）、閱讀訓練（在一定時間內完成閱讀三篇文章及作答）、報紙摘要練習、大學研究所用字解

析、小說閱讀及討論，每次上完閱讀課覺得格外筋疲力竭。此外，每週須寫小說筆記，每兩週須選讀期刊論文後撰寫摘要及評析，而 Erick 也一一詳加眉批並註記意見。由於 Erick 的高度壓榨，刺激了學習的動力及效果，我的閱讀速度從每分鐘 175 字增加到 285 字，密集的閱讀讓自己都能察覺速度及理解程度的提升，撰寫筆記及摘要評論也訓練了寫功夫。

對我而言，「寫作」課是全新的經驗。過去在學校的英文課，實在談不上有所謂寫作的訓練，能夠把心裡所想的表達出來，在大學聯考的作文能有簡短文句應付就已不錯了。其實這門課的重頭戲不在上課的內容，而是回家功課。密集的寫作練習令人抓狂，從未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寫這麼多洋文。

老師是 Dr. Susan Kerr，她像是個嚴肅高貴典雅的英國貴族，說話慢條斯理，不急不徐。每週至少要寫三至四篇的电子日記，Susan 有時會配合時事指定題目，如大選、萬聖節等，有時讓我們自由發揮。每個月都有個寫作的大題目，依

序是「自傳」、「旅遊手記」及「研究報告」。其中寫「旅遊手記」的感受最深，因為專業學科的訓練，寫論說性文章好像比較容易，但是要抒發情感，透過觀察描述景物，反而覺得困難。我以位於德州大學校區內的「詹森總統博物館」為主題，前後去了三次，重新認識在我出生之前的這個世界，驚嘆六十年代的美國全然不是個民主、平等的國家，種族歧視、古巴危機、越戰等等引發了社會不安與徬徨。「研究報告」則選擇美國的中國政策為題，剖析美國國務院對台北及北京雙邊關係發展的外交手法。多虧圖書館內的豐富館藏，讀了許多相關書籍及期刊論文，這個幾乎可做一個碩士甚至是博士的題目，在時間壓力下，要簡單的以幾千字說明，真是一大難題。

心得

這次將進修地點選在德州奧斯汀，是個美麗的巧合。

八月中到奧斯汀，總統選戰早已開打的如火如荼，但是對峙與緊張似乎僅止於媒體上，實際的生活一點也嗅不出選舉的煙硝味。毋庸置疑，德州當然是共和黨小布希的地盤，

不過奧斯汀這個平均年齡不到四十歲的年輕城市，以德州大學師生及科技新貴為主要居民，號稱是保守勢力中的一股清流，以自由派當家，因此民主黨高爾較受青睞。雖然如此，校園裡最活耀的卻是綠黨的納德，一群清純的學生熱血沸騰，他們是校園中僅見的政治活動。

二〇〇〇年十一月七日，是美國歷史上重要的一天。得知在州議會前當天晚上將有晚會，我一早就到現場去勘查場地及路線。舞台已搭建得差不多了，來自世界各地的記者正在架設攝影機。晚上七點和德州大學的兩位台灣留學生阿昌和明堂約在學校餐廳，一起到州議會前觀察選情。阿昌是我的大學同學，目前在這裡攻讀政治學博士，原本還猶豫不決是否要去，我告訴他「以後你教書時就可以向學生吹說當年兩千年美國總統大選時，老師在選情之夜現場觀察的種種情況」。明堂主修攝影，這麼重要的場合他當然是全副武裝，不容錯過。我們在八點左右抵達現場，發現需要有票才能進入舞台前的管制區，就像在機場裡的安檢，大夥依序排隊接受檢查。問了半天才問到哪裡可以拿到入場券，興沖沖邊走邊跑到索票處，還是晚了一步，票已送完。

只好再回到晚會現場，找到一個能清楚看到現場轉播螢幕的位置。舞台上歌手唱歌表演，時而插播 CNN 的選情報導，當螢幕出現小布希的照片，表示某州又被他攻下，群眾歡聲雷動，夾雜鈴鼓聲響，不過遠比不上台灣瓦斯汽笛的威力。如果出現高爾的照片，則是噓聲一片。最有趣的是希拉蕊的畫面一出現，竟然大大地不受歡迎，主辦單位連忙把畫面轉回現場轉播。

沒有「民主香腸」，但有「民主漢堡」，還有幾處兜售小布希勝利 T 恤及別針的小攤，生意不怎麼興隆。四個年輕人在將近攝氏零度的低溫下脫掉上衣，四個人肚皮上分別寫著「G」、「O」、「R」、「E」，顯然是故意來鬧場的。綠黨總統候選人納德的擁護青年舉著牌子，繞場呼喊選舉不公的口號。連法輪功都來湊一腳，在狹小的通道上擺攤，懸掛許多練功的照片。十一點過後，就等佛羅里達州的結果，聽到隔壁的美國女孩說「Give me Florida and I can go home」，我想這是所有在場者的心聲。我們冷得想走，但又不願錯過也許出現勝利的下一刻，撐到將近十二點鐘，明堂隔天一早八點有

課，我們決定先走。一回到宿舍，立即打開電視，看了半小時還是沒有結果，睡吧！第二天一早第一件事就是到大廳去拿「The Texas Daily」(德州大學的校內報紙)，居然是並列的布希和高爾的照片，中間打了個問號，打開電視，只有一個答案--「Too Close Too Call」。接下來的官司、判決、訴訟，弄得全世界和美國人搞不清到底現在是誰贏誰輸。

這樣的晚會，就像一個嘉年華派對，與國內選舉造勢晚會的熱騰澎湃是截然不同的。台上沒有激情的演講，也沒有政治人物站台，甚至連候選人也不在現場。只有德州當地的歌手演唱，或是牧師帶著大家禱告。鈴鼓及拍手聲，遠遠不及於瓦斯氣笛的震撼與威力，身上畫著「GORE」的年輕人，就像在奧運比賽時觀眾臉上的油彩，沒有滿場飄揚的旗幟，沒有口號，甚至比萬聖節的遊行還要略遜一籌。來的人老少都有，當台前歌手演唱時，好像是大夥的休息時間，朋友各自聊天，小朋友在一旁玩耍。只有轉播 CNN 畫面時才會凝聚所有人的目光，小布希拿下的多半是小州，所以這裡的歡呼機會比田納西州來得多幾次吧，也只有當歡呼時，才提醒大家這是個政治的聚會。老實說，祥和帶一些熱鬧的氣氛，

令我有點失望。深深感受到泱泱民主大國所展現的「美式政治冷漠」，與民主種子剛開花結果的「台式燒燙選情」，大異其趣。難怪去年總統大選期間接待外國媒體記者，個個都瞪大了眼睛對我們的造勢晚會嘖嘖稱奇。

選戰老早就開打，但真正精采的是從十一月七日那天開始，「Too Close To Call」這句話懸了三十六天，佛羅里達變成全國、甚至是全世界的焦點，結果揭曉的延宕，漸漸讓美國人失去耐性，他們不滿雙方陣營面對僵局卻仍玩弄政治手法。雖然如此，千萬別以為美國就此陷入一片混亂，或是因為群龍無首而感慌張，政治圈的起伏與平日上班、上學、家居生活是不太相干的。紐約時報與 CBS 電視網所做的民調顯示，只有三成五受訪者認為這個不確定性對於國家是個「Big Problem」，六成二的受訪者說「Not Really a Problem」，看吧！美國這個國家雖然是涵括各色人種，美國人民對於國家仍抱持高度的信心與信仰。

就在回國前夕，十二月十二日最高法院的九位大法官終於做出最後決定，小布希贏得佛州的關鍵性二十五張選舉人

票，敲定了小布希與高爾的命運。

小布希得到二百七十一張選舉人票，僅比半數多一張。他是美國第二個贏得總統寶座，但普選票數卻是少於競爭對手者。上一回是一個世紀前的事，一八七六年，民主黨候選人 Samuel J. Tilden 取得普選多數選票，但選舉人票少了一張而挫敗。「選舉人團」這個美國建國元老在一七八七年立下的遊戲規則，在這次選舉發生了法律不能解決的情況，卻無太多人說要修憲。修憲需要四分之三的州同意，現實情況是十七個小州大概不會同意。這套遊戲規則造成了空前的混亂，但卻鮮少有要求修憲的聲音。大家依照既定之遊戲規則，輸了就認賠，這是令人尊敬與佩服的地方。

建議

能在一個完整、設備完善的大學唸書，在一個兼具大學城及科技城的中型城市生活，學習英語管道更為多元，對於美國人的生活與文化多有體會。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是排行榜上有名的名校之一，自然吸引了許多有心來此繼續深造的外國學生選擇在此學習英文，學生水準高，亦促成英文教學

課程的更加專業。德州不只是個生產石油、牛仔馳騁的地方，在氣候及生活條件的優勢下，來自寒冷北方的數萬居民遷移至德州奧斯汀，人口數從十年前的四十六萬增加至現在的六十四萬，南方邊境鄰接墨西哥，講西班牙文的人隨處可見，讓原本就是多元民族、多元文化的德州更加兼容並蓄，也是美國人及美國社會的縮影。這是一個進修語言的好地方，從德州學習美國是個絕佳的開始。

此次進修期間僅三個半月，時間實在不長。濃縮版的留學期間，全副精神地去聽、去看、去瞭解、去熟悉。就像認識一個朋友一樣，可惜的是剛開始熟悉就要說再見。究竟所知道的是全部，或者只是皮毛，這些都不是學校成績單可給我個分數，答案就待未來慢慢應證吧。

依目前局裡進修培訓計劃方針看來，我們也許成為英語語訓的最後一批。要培訓英文頂呱呱的人才還是要增加修鍊同仁的專業知識，要讓比較多人有機會汲取留學經驗或是採取菁英培訓作法，進修期間是三個月、半年還是一年，這些是政策，也是選擇。讓有限的資源及預算，發揮最大的效果，

一直是公共政策上追求的終極目標，但每位決策者的觀點不盡相同，因此政策有異，結果也許短期間不易看見，但必有其長期性的影響。

如果要有什麼建議，我主觀地認為語言訓練仍有必要，只有一個學期的時間實在不夠，而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的確是一個又便宜、又專業的不錯選擇。短短三個半月，語言及生活上的學習與體驗，讓我畢生受用，且永難忘懷。